

联合抵制运动提升了人民反对选举的倾向，并为人民战争服务

——秘鲁共产党（PCP），1990年5月

红砖厂青年报 VOY 译

堪萨斯市红卫兵正在重印这份来自秘鲁共产党的作品。鉴于由红卫兵集团举行的遍及全国各地的联合抵制选举运动，这份文件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们鼓励支持者阅读这篇文章以更好地理解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选举立场。

——堪萨斯市红卫兵

又一次，“恐怖主义的败北”的口号传遍了世界：从种族灭绝的煽动者加西亚·佩雷斯，到各种自称的收入丰厚的“光辉道路学家”；从反动政党及其走狗，到残暴的警察部队；从糊涂而绝望的总统候选人，到供养得当的各类雇佣文人；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所有人都声嘶力竭地高喊着所谓的“光辉道路的败北”，因此，为了保卫秘鲁的反动派（特别是大资产阶级），保卫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他们可以为了旧国家和其武装部队的反暴动规划建立反革命的舆论。

又一次，他们那永远压榨人民、消灭人民战争的残酷的黑色愿望，使“光辉道路的败北”这一骗局得以上演，他们毫无根据地声称这将成为现实，就像是被贴上光辉道路“战略性失败”、“头号且最大的输家”和“分裂与投降”标签的幽灵。正如他们臭名昭著的一厢情愿的企盼，1989年人民战争“陷入了困境”，选举将显示联合抵制运动的大败，以及党将分裂，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将投降。

让我们从所谓的“战略性失败”开始，其原因是“光辉道路在1989年陷入了困境”。没有比“试点规划的圆满实现！”更好的报告开头了，这份报告于去年（1989年）6月提交至中央委员会，其部分内容如下：

一、游击队的行动。人民战争九年期间的规划和运动

九年人民战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包括四个里程碑：一、阐明，二、准备，三、开端，四、发展；严格地说，人民战争到目前为止已经通过四个规划实现了质的飞跃。每一个规划都比以前的规划更高、更全面，说明了人民战争是怎样变得更加复杂的。

（一）初期规划，由两个子规划组成，在1年内完成：1. 从1980年5月到7月，完成了280次行动。这只是开始；2. 从1980年7月到12月，推进人民战争，完成了1062次行动。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个飞跃，一个增长，时间也更长：总共1342次行动。

（二）部署规划，范围更广，规划持续更长的时间，包括更多的运动。部署有一个事前的规划：开辟游击区，发展支持性根据地的排和分队。由于目标是在全国展开战争，因此设想了三次运动：

1. 夺取武器和资源，

2. 以游击行动整顿农村

3. 为支持性根据地的推进而进行的侦察，最后一项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它历时两年，执行了5350次行动。当早期的规划开始武装斗争时，这个新阶段产生了新的力量。在这个规划结束时，军队直接开始与我们作战（82年12月）。这个规划更为复杂：几个运动开始作为同一规划的一部分进行管理，每个运动都在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层面上得到了定义。

（三）攻取根据地规划，1983年5月至86年9月。前两场运动刚好在1983到84年展开：防守、发展和建设，那时正是最困难的时期；军队的攻势因这些运动而停了下来。这第三个规划发展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包括一个子规划，“大跃进”，这意味着在总体上克服这些问题，把军事和政治行动的战区从卡哈马卡到普诺，以山区为中心，但也跨越丛林和海岸地区。到那时，同样地，反动派以为已经消灭了我们，扫除了人民战争。攻取根据地的规划历时3年零4个月，共有28621次行动；它提供了支持性根据地和整个支援系统、游击区、作业区和作业点。

（四）发展根据地的伟大规划（GPDB），这一规划使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超越性的进程，因为支持性根据地是人民战争的核心，没有支持性根据地就没有人民战争；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先把规划作为试点实施，从1986年12月至1989年5月，用2年零8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三次运动，第三个运动分为两个部分；它包括63052次行动；试点计划显示了它的优点并超过了目标，现在我们开始正式批准整个计划。因此，我们在九年里总共进行了98365次行动；超过10万次补充行动；这个伟大的结局在7月完成，作为第二个有特别意义的结束。这些规划在战略上是集中的，在战术上是分散的；它们是包括行动和建设在内的战略规划；它们是通过运动发展起来的。

后来，规划开始变得更加复杂，持续时间也更长；之后还制定了子规划，或者在总体规划中制定有限的规划；最后，在进入发展根据地的伟大规划（GPDB）这一阶段后，我们建议将其作为一个试点规划来实施。每个规划都有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它们在战斗中得到测试和实施；结果表明了需要进行的调整，最重要的是说明了后续规划成功的后续条件。我们用明确的短语把对结果的判断具体化，让我们能够轻松地运用它们，例如：“试点规划圆满完成！”。中央委员会批准战略运作规划；例如 1979 年全国代表大会扩大会议上商定的战略集中规划，该规划还考虑到运作情况，确定了四种斗争形式：

1. 鼓动和宣传
2. 破坏行动
3. 选择性歼灭
4. 游击战

他们决定各个部分，确定时期，修正了时间表。必须始终密切注意战略上的集中，因为这决定了我们有能力处于规划之内，有能力系统性地发展革命浪潮，同时用一切可能的形式和手段打击各种各样的、广大的地区，严重挫败敌人。那些研究毛主席的原则和军事理论总是指出他制定了一个在战略上集中的规划，而这是我们能够开展行动的一个关键：运用这个规划，我们能够在几乎全国范围内同时对敌人进行猛烈的打击，给敌人造成了更多的困难。我们必须坚持战略集中规划，同时不能忘记这些规划在战术上是分散的。

要应用战略运作规划，因为这些规划建立了战略和战术之间的联系。斯大林同志已经建议把战略整体与具体行动结合起来的纽带形象化。让我们指出我们是如何“从无到有”的，因为毛主席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有着正确和公正的路线的政党，然后就是开始的问题了。因为问题不在于我们有多少人，而在于我们是否要发动武装斗争。

通过人民战争我们已经发展了党的建设，建立了人民游击军（今天的人民解放军），

塑造了新的力量，我们的群众工作也有了质的飞跃；我们一直在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而现代武器的转移也越来越频繁。人民战争为我们带来了试点规划的圆满完成，我们干的成功、干的漂亮！如此一来，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发展根据地的伟大试点规划；由此产生了发展支持性根据地的需要。如果我们不把它作为一个试点规划设想，就不会有完成的感觉。它一开始作为试点规划，因为这个伟大的规划意味着非常重要的质变。实践已经证明，它必须完成的目标是“推动支持性根据地的发展！”作为**发展根据地，为夺取政权服务的伟大规划的一部分。**

九年来我们通过这些规划，发展了人民军队和新政权，我们已经运用并将坚持党对人民战争的领导以及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为我们遵循党指挥枪的原则，绝不允许枪指挥党。我们还坚持认为，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政治决定战争；我们将追随列宁：战争是政治通过军事手段的延续；过去如此，将来也将如此，由此可推知战争的阶级性。当马克思主义被别人否定时，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重申自己的原则。当我们面对反革命运动，就比如全世界反对马列毛主义的运动，就比如那些在我们国家反对党和人民战争的运动，正是在这些时刻，我们必须更加牢牢地把握我们的原则并将我们要达到的不可动摇的目标（即共产主义）形象化。

今天让我们再着重地强调一下这点，当戈尔巴乔夫、邓和他们的狐朋狗友散布说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标准来理解战争，我们不能再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个由克劳塞维茨提出的、列宁同意的、毛主席发展起来的原则，在如今的戈尔巴乔夫看来并不适用。戈尔巴乔夫还大声疾呼，战争将把我们引向人类的灭亡，战争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因为没有人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这是他继承自赫鲁晓夫的险恶立场。我们谴责并用火和那些反对人民战争的修正主义立场划清界限；我们重申，人民战争是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而使用武力进行政治活动的延续。如果我们的原则不坚定，应用不灵活，就会失去人民战争的方向，陷入修正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坚持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坚持人民战争和共产党的领导，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此外，我们强调：

1. 集中化
2. 更复杂的规划
3. 新的发展根据地，为夺取全国政权服务的伟大规划

4. 坚持人民战争的原则

战斗行动与武装罢工

试点工作分三次运动顺利完成。我们正在评估第三次运动的第二部分，“试点规划圆满完成！”的成果：与第一部分相比实际增长了172%，即使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持续的时间更长，这一增长也是非常显著的。在九年的人民战争中，有十万次行动，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补充行动。“试点规划圆满完成！”这一部分的总行动次数是32646次，分为两部分的第三次行动相比第二次行动有很大的飞跃，因为尽管只持续了三个月，但它增加了四倍；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取得的非凡成果之一。

鼓动和宣传

这是人民战争的四种形式之一，因此，把它看作一种单独的东西是错误的；不将其看作是战争的一种形式会使我们犯错误。最重要的是把它发展成国内任何政党所进行过的最深刻的鼓动和宣传运动；也就是说，宣传是针对目标的思想的传播，鼓动是对那些群众斗争中的具体问题的利用。这些行动同其他形式的行动一样，传播革命、人民战争、政纲、意识形态；如今，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散播夺取政权的需要。因此，我们去到最底层的群众当中：他们通常既不能读也不会写；

恩格斯教导我们，在原则上，要用事实来巩固人的思想；产生知识的是物质事实；四种形式的战争都是物质事实，那些执行或亲历这些战争的人、党员，以及战士和群众们，继续承受着战争的影响，并确认了战争、实现政治目标和夺取政权的必要性；这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需要。这样一来，就深化了全国群众中的进行的鼓动和宣传，活跃了他们的思想，散播并继续证实了革命的必要性；它们涉及的是真正的知识来源。

鼓动和宣传发展为心理行动和心理战。列宁说无论播种和收割之间隔了多久，宣传从来都不会白费力气。如果是用手中的武器，用旨在动员群众的武装行动来进行宣传，那么这种宣传就成为了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在党的政纲中，在人民战争需要夺取政权的时候锻造人民的最好的学校。让我们想想它的重要性：它与赢得和形成公共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人民战争正在群众中产生翻天覆地的新精神，正如

图略·C·格雷罗所说的那样。它在传播人民战争方面有很大潜力，是形成公共舆论的基础，它同样也是强调人民战争、政治目标、夺取政权、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意识形态，党在不同层级上的政纲和政策的基础，我们必须牢记，在没有形成舆论的情况下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

破坏行动

它们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对秘鲁经济造成严重打击，秘鲁经济是在我国历史上最恶劣的条件和最严重的危机中发展起来的。破坏具有超常重要性的采矿业，因为外汇的最大一部分来自这种活动；它会直接打击秘鲁政府，因为，除了给它制造问题外，它还会给国家的经济活动造成打击，例如秘鲁矿业总公司（Centromin）。它给国家本身制造了问题，他们公司的规划使我们负债累累，现在这些规划被搞砸了。此外，那些反动派必须经常重复采用的“社会措施”也受到打击，反革命的武装行动本身也受到削弱。

对电网的破坏是非常重要的；最近的几次停电影响了9个大区，从北部的拉利伯特德大区到南部的伊卡大区，穿过国家的首都，到胡宁大区、帕斯科大区、瓦努科大区、阿亚库乔大区、万卡韦利卡大区，而他们经济体系的核心和行政体系的轴心，也就是首都。每次停电都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问题。

《利马商报》（El Comercio[Lima]）发表了关于上一次停电的文章，说利马的电力只能在10天后恢复。他们暗示其打算使用更多的热力发电机，这是一笔更大的开支，因为生产这种能源的成本非常高。除了打击公共行政部门及其银行系统的数据处理，工业也遇到了困难。它们对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凡是看到大停电的人都知道停电的原因是什么，人民也知道秘鲁政府如何表现它的阶级特征，它会首先满足大资产阶级的需求，而推迟满足人民的需求；这样，每次下来，群众的判断就逐渐清晰起来。

大资产阶级于破坏行动中经受困难，矿山与石油协会于是要求武装部队和警察加强对矿山的军事占领。主要是要让最重要、最先进的经济区感受到破坏行动的影响，让中央经济区感受到破坏的影响，而中央经济区又是他们重建旧秘鲁社会、旧国家的最具战略意义的区域。

选择性歼灭

这种行动正在增加并对当局造成沉重打击。我们重申，这是国家机构被斩首和瘫痪的运作方式。反动派和其机会主义狐群狗党会说：“怎么能卑鄙地谋杀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市长呢？”首先，必须说明，选举只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反动工具。我们绝不允许自己被那些只在没有选举的情况下才谈论独裁的人的政治愚弄所欺骗。左翼联盟（IU）和他们的同类可能会说这样的话；但共产主义者绝不能这样想，因为国家首先是阶级专政，而发展区（CORDES。译注，一种发展团体）或类似组织的市长、州长或官僚当局是国家体系的一部分，是这个暴力反动组织的一部分。对任何级别的国家当局或官僚的打击或斩首都会阻碍国家的运转，甚至会产生权力真空。

正如马利亚特吉已经指出的，秘鲁政府的一个老问题是，它从来没有能够将其权力扩大到该国最偏远的角落；事实上，反动派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并延伸其势力到中等规模的城市，偶尔也会影响到小城市；乡下、村落、贫民区的镇或贫民窟不在国家管辖范围内，不能得到稳定的控制；这是半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的问题。

因此，歼灭行动逐渐破坏了国家秩序，这是好事。这有助于侵蚀国家政权，因为其所创造的政治真空留给我们去填补它并行使权力。我们可以在五种权力形式中建立其中任何一种。记得有人说，“越南的例子很好”，但他们忘了 13000 名当局人士在那里被歼灭；因此，越南人进行的歼灭行动是好的，而我们的是坏的？为什么呢？他们完成了什么目标，而我们又完成了什么目标？逐渐破坏秩序，这是卡西内略在其《游击战与反游击战》一书中明确提出的问题。

游击战

游击战数量众多，[在游击战争的四种形式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了。两种基本形式的战斗行动正在发展：（一）伏击，以及（二）袭击。伏击不断发展，每一次都更加惊人，并且我们打击的是武装部队；选择性地打击其军官非常重要，我们已经看到了结果：要求离开军队的请求越来越多，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加以禁止；逃兵增加，他们之间开始爆发冲突；武器的销售正在并将继续增加。在这一点上，反动派变得极

端讽刺、愚蠢和荒谬，他们谴责我们“懦弱地伏击他们”，“他们不会面对面地战斗。”可在什么样的埋伏中伏击者会傻乎乎地把脸露出来呢？

伏击的关键是出其不意。伏击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常态，就像对所有军队一样，但是我们不应该让自己被伏击，也不应该让自己被反伏击。当我们袭击军队时，他们大叫着：“野蛮！”、“残忍的谋杀！”；那么，他们是怎么说“我们处于战争中”的？他们的军队除了在战争中作战还有什么作用？梅尔卡多·哈林说，武装部队是“国家的保险单”；是的，它们是反动派的保险单及其支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彻底消灭他们。游击战和歼灭行动一样，正在降低军队的士气。军队是被违心征召的，没有什么指导，又受到残酷的反动铁纪律的束缚。

有些人说，他们宁愿裁减更多的专业部队，以更好地装备尖端武器，并获得高薪，但这对他们没有好处，只会使我们增加我方的部队，对我们和他们之间不成比例的人数比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众所周知，一般的做法是，当游击活动发展得很成熟时，根据国际经验，反动派需要的人数比需要达到 20 比 1；在我们的情况下，虽然我们的游击战并非高度成熟，但他们需要增加他们的力量。第二，他们能做到吗？不能。他们没有足够的手段来做这件事，军官们自己的工资很低，而且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严重危机不允许进行这样的巨额投资，因此他们需要超级大国和(或)帝国主义大国的“外援”，他们对这些国家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苏联刚刚以便宜的价格从阿富汗卖给他们直升机。

美国向他们提供“军事援助”、培训和资源，他们的直接参与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口头上说是反对“毒品走私”，实际上是反对人民战争的斗争。请记住，我们已经看到的关于美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尤其是美国在瓦亚加的行动；还记得我们在美国陆军的军事杂志上读到的关于国家战略的文章吗，它认为即使没有宣战，他们也会进行颠覆性的战争、叛乱、恐怖主义行动、毒品走私，而这些都是武装部队必须参与和战斗的领域。因此，他们发现游击战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质量方面，我们看到了尤其是在游击战方面的飞跃；每一次的袭击都是比上一次更重要的，例如乌奇萨，它甚至引起了敌人军队与政府、军队与警察部队之间的内部矛盾；后续的伏击则显示出我们在发动游击时更加得心应手了。

武装罢工

这是一种新的斗争方式，它是一种所有行动的综合，它必须管理四种战争形式：鼓动和宣传、破坏行动、选择性歼灭和游击战；与此同时，它意味着动员大批群众，这有助于发展新政权的力量、新政权的存在以及对旧政权的质疑和否定。从军事上讲，武装罢工控制了四种形式，并对大量群众产生了影响，导致大片地区被隔离，同时也证明了首都利马是多么容易被孤立。自 1979 年以来，我们知道利马是拉丁美洲最脆弱的首都，记住这一点并继续打击他们。届时，当我们在整个国家握有权力时，我们将保卫利马不受反革命之害。

面对武装罢工，反动派的目的就是要束缚和阻止他们，将他们瓦解；他们会发出罢工的错误信号或者使用他们的武器；例如，在乔西卡，他们称假罢工只是为了炫耀武力，对群众施压，恐吓和引导他们拒绝罢工；但这对他们来说还不够，他们必须镇压武装罢工，用军事手段回应，这不仅是炫耀武力，而且要用炮火和鲜血破坏目前的武装罢工。

武装罢工也让修正主义者、工会官僚以及所有那些骑在群众背上的人感到紧张；这帮雇佣文人将继续反对武装罢工，声称这是“一种专制强加的措施”，“召集他们的不是工会”。我们的回答很简单：这不是产业工会或贸易工会的行动，而是继续孤立、打击、削弱和破坏旧秩序的军事行动，以便人民每一次都能更清楚地看到秘鲁政府正在被削弱到无能为力的状态。因此，我们谈的不仅是争取工人诉求的斗争，或者正义的辩护，而是要采取军事行动，破坏旧秩序，显示旧秩序的无能，制造舆论，影响更广泛的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需要更广泛地对国家进行分区，这将涉及我们正在进行的规划的另一个问题：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飞跃。

农村和城市的军事工作是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具体情况是，我们也对城市进行震撼，但四种战争形式主要是在农村进行的，并作为城市工作的补充。考虑到武装罢工主要发生在城市，这一规划将继续发展下去；例如，秘鲁中部的武装罢工涉及重要城市，如万卡约、豪哈、奥罗亚、瓦努科、塞罗德帕斯科；也就是大区、省级首府。

在农村的工作是好的、极其重要的且是主要的，但推进城市的工作也是必要的，这类工作将会增加，我们必须关注。从质量和数量的角度综合来看，我们可以说人民战

争在质和量上都在有力地发展着；我们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农村是主要的，对城市的包围已经越来越近了。因此，人民战争在这一试点规划中的质和量上飞跃了一大步，孕育了更加超越性的进步。

战略发展的规划

我们的调查显示，所有的东西都牢牢地扎根在主要的点（轴、子轴、方向和移动线路）上，它们都顺利建立起来，并被更好地管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我们没有必要改变什么；在这个时候对它们做出变动甚至会很不方便。反动派陷入巨大的困难和矛盾中；市政选举和普选的问题、这两项选举的进行和选出的新政府使反动派陷入了相互勾结和争论之中；但每一种勾结都是在争执中持续的，而争执随时可能爆发；这些争执和决裂的情况，甚至可能导致至少在今后两年内会发生的政变，而政变必须使我们大胆前进。因此，我们不便改变规划，我们必须努力做到更好地运用它们。不要忘记，只要党领导一切，我们党的一切工作就都是在战略发展规划的范围内进行的。

战区

愈加清楚的是，我们正在国内的山区发展。在历史上，国家曾有一个中轴线：中南部的山脉，在印加时期便是如此；在与智利的战争中，这是一个更好的防御地区，在外敌进攻前军队可以撤退。我们也在丛林地带内发展，那里为群众提供了良好的战斗条件；在那的农民大多与古柯种植有关，上瓦亚加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古柯产区，其面积超过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的产区；因此，该地区对反动派来说也很重要。我们也在阿普里马克丛林地带发展，我们还必须强调我们对中部地区的渗透。

在我们的展望中，要把战区覆盖所有的丛林地带。战区也延伸至沿海地区。从沿海地区的边缘，可以进入中部山区（Sierra），例如中北部和中南部。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发展其他沿海地区，特别是在我国南北部沿海地区的工作。同时，在中部山区发展更多的城市战区。把斗争的重点放在城市是非常重要的，它与起义有关；如果我们不准备夺取城市，主要是最大的城市，以完成人民战争的最后阶段，就会延迟全国权力的夺取。鉴于利马是首都，我们必须进一步发展在利马的工作。

同时，战区使我们能够发动进攻，这有助于发展战区或在敌人进攻时撤退。总的来说，战区正显示出其扩张的状态，这表现了各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各委员会之间的进攻能力。因此，战区的范围是作为整个人民战争的支柱。随着战争的发展，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委员会，首先要人民游击军（EGP）（人民军队）的发展相一致。因此，战区向我们展示了它是正在扩张，在结构化的过程中，对城市的包围开始了，不仅是对首都，还有对其他城市。这份部分转录的报告到此就结束了。但让我们留意一下以下要点：

人民战争的规划与运动

第三个里程碑：人民战争的开端

（一）初期规划（1980年5-12月）

开始武装斗争

推进游击战

1342次行动

第四个里程碑：游击战的发展

（二）部署规划（1981年1月-1983年1月）

开辟游击区

第一次运动：夺取武器和资源

第二次运动：以游击行动震撼农村

第三次运动：在[农村]发动第一和第二种斗争形式（即鼓动和宣传、破坏行动），向支持性根据地推进

5350次行动

（三）夺取根据地的规划（1983年5月-1986年9月）

防御开发并建设 I 和 II

大跃进

第一次运动：开始大跃进！

第二次运动：发展大跃进！

第三次运动：发展人民战争！

第四次运动：结束大跃进！（第一部分）

用一枚金印结束大跃进！（第二部分）

28621 次行动

（四）发展根据地的伟大规划

试点规划（1986年12月—1989年5月）

第一次运动：发展根据地的试点规划

第二次运动：出色地完成伟大规划并树立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第三次运动：巩固并发展这一伟大的规划的成果！（第一部分）

试点计划的圆满完成！（第二部分）

63052 次行动

（五）发展根据地，为夺取政权服务的伟大规划（1989年8月-）

第一次运动：推进支持性根据地的发展

到 1989 年底已部分完成

23090 次行动

总行动次数：121455 次

注：迄今为止，人民战争的发展已经确立了四个里程碑

第一个：阐明，以 1979 年 6 月的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为中心。

第二个：准备，以 1979 年 11 月扩大的全国代表会议为中心。

此外，本表不包括[每一既定计划中的]补充计划内所进行的行动。这清楚地表明了人民战争的巨大进步和伟大发展，除非有人试图支持这种荒谬的说法——即这种飞跃是一种量变，而不是质变。可以清楚而令人信服地看到，每一个后续计划都意味着比前一个计划更高的飞跃。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规划（三）和规划（四），虽然规划（三）用了三年零四个月，规划（四）只用了两年零六个月，但是规划（四）的行动数量是规划（三）的两倍多。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虑到新的发展根据地，为夺取政权服务的伟大规划，该规划于 1989 年 8 月刚刚开始推动支持性根据地发展的第一次运动，在 4 个月的执行中，到去年年底，它实现了 23090 次游击行动。

因此，考虑到四个月的时间是“试点规划的圆满完成！”用时的一半，在前一规划的第二部分，新的伟大规划的游击行动已经取得了 41.5% 的显著增长；如果我们记着试点规划的完成所带来的巨大增长，就能更好地理解这种增长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结果，到 1989 年 12 月，23090 次游击行动，占全部游击行动数目的 19.0%；占该计划实施前 9 年行动数目的 23.5%，整个试点规划的 36.6%。在大约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取得的成就几乎占前 30 年成就的 37%！

是的，新的伟大规划已经毅然决然地、胜利地开始了。最后，如果我们以 1989 年，被反动派宣布和虚构为我们“覆没”的一年为中心；从 1988 年 10 月到 1989 年 12 月，记录在案的完成上述任务的行动有 32644 次，属于新规划的行动有 23090 次，游击行动的总数为 55736 次；这些行动约占所有行动已完成行动的 46%。这就是伟大的“光辉道路的败北！”

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红旗》，1990 年 5 月